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

1412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2@126.com

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,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,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。言之有物,皆是文章。

争宠

每每与小外孙视频,总会自作多情地问一句:想外公吗?人家回答非常干脆:不想!有次还特别补充说:你再问一百遍也没用。几乎一点面子都不给,而对外婆,则一百八十度大转弯,人家不用问,就会主动说:想外婆。他每次到我们家来,外婆主要负责生活起居,忙前忙后,不亦乐乎,但我也没闲着呀,什么事都得放下,整天就是围着他转,盯住他,跟着他,时刻防止他被磕到碰到。同样的付出,不一样的结果,差距究竟在哪里?我问外婆:难道我还做得不够好吗?外婆笑着说:关键是你不要总管着他,要想法子陪他一起玩才行。

原来如此。当他再来的时候,我就试着带他到处去玩,他就像快乐的小鸟一样,在儿童游乐场里,到处自由地飞翔。他喜欢挖宝,在很多石膏块中挖出了五颜六色的彩石;他喜欢开车,在玩具电动车上带着我,一路风驰电掣;他喜欢火车,在小火车上坐了一趟又一趟……如此热心相伴,果然融化心墙,他喜欢挽着我的手,一路走一路跳。这小家伙会说话很早,伶牙俐齿,我们在等公交车的时候,他马上打开话匣子。讲黑洞,说宇宙的无穷无尽;讲元宇宙,说现在有两个平行的世界;讲航天,说火箭发射升空后,要进行三次分离……旁边一位叔叔突然调转头来,说:这孩子知识储备怎么这么厉害,多大岁数了?我告诉他,5岁。

我问他妈妈,用什么方法给他灌输了这么多的科学知识?她说,就是给他买大了个波波球,那是一个圆球形的小收音机,与喜马拉雅连接起来以后,就可以点播各种各样的节目。据说开始他对此还有点抵触,但听着听着就入迷了,整日套在自己的脖子上,形影不离,随身听。

回到家中,我们马上“开战”。他搬出箱子,把里面的玩具全部倒出来,摆开阵势,有坦克、装甲车、轰炸机、直升飞机,威武雄壮,而我这边的“军事装备”则少得可怜,只有几辆客车、卡车和摩托车,因此当他发起全线进攻后,我基本没有招架之力,更不用说还手之功了,很快就败下阵来。我说:我输了,被你打得人仰马翻,但他却一本正经地说:不是“人仰马翻”,而是“车仰马翻”。呵,小家伙非常讲究用词准确呢!看到他特别喜欢成语,旗开得胜、大功告成、落花流水等脱口而出,我也尽量配合,能用成语的就用成语,抓住特定的语境,通过反复强调,努力增强他的记忆。但人家对此并不领情,不时地反过来检测我们的智力,冷不丁地就来一道脑筋急转弯。比如,什么蔬菜

□南京张永祚

终圆乡人大学梦

到底是过了惊蛰,应其三候——桃始华、仓庚鸣(黄鹂)、鹰化为鸠,小区内的桃花开了,树上的黄鹂也响亮地鸣叫着。气温不高,但“吹面不寒杨柳风”,行走在微风中,清爽而精神。

3月18日,高邮市文化研究院组织十多位同道,在市内参观。上午八点开始,用三个多小时,游走了三处。

第一站到了修缮一新的孙云铸故居。故居前后两进,东西通长数十间,自成体系,青砖黛瓦,雕梁画栋,古典而优雅。孙云铸,何许人?他是我国著名的古生物学家、地质学家、地质教育家,是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,其教育和科研都取得了辉煌的业绩。高邮市委市政府花大力气修复孙云铸故居,在此基础上建设孙云铸纪念馆。其意是为了弘扬名人文化,实现以文化人,以文铸旅,以文兴城。

接着跨过高邮湖,来到位于送桥镇黄圩村的通用机场建设工地。主事者介绍,这座通用机场是江苏省重点建设项目,也是近年来省内首个动工建设的通用机场。通用机场主要功能是飞行员培训、空中巡查、气象探测、农林喷洒、空中救援、旅游观光等,还可为附近的扬州泰州机场提供配套服务。主事者特别说道,通用机场建设是发展低空经济的破题之作。看到新生事物,听到新鲜的词语,为家乡的建设感到高兴。

十时许,折回湖东,走进去年秋季开始招生的扬州职业大学高邮湖校区。取名高邮湖校区再恰当不过了,学校就建在运河之滨、高邮湖畔。学校相关负责人陪同我们参观,为我们讲解。扬州职业大学选择在高邮建设新的校区,是经过慎重考虑和反复选择的。高邮是全国历史文化名城,文化底蕴深厚。高邮依傍一河(运河)一湖(高邮湖,江苏省第三大淡水湖),生态环境优美,而且,产业结构与扬州职业大学非常吻合,学校与社会,学生的学习、实

□高邮姚正安

反过来是水果?我们一头雾水,面面相觑,他笑我们:这么简单的题目都答不出来,萝卜反过来不就是菠萝吗?

经过自己这么一番用心用力的努力,与小外孙的关系日渐融洽,但他对外婆的偏爱依然如故。他喜欢组织运动会,自己当裁判,叫我俩当运动员,结果总是外婆取得胜利,即便是我先到达了终点,他也以犯规为由,把我罚出场外。他还自任美术老师,教我们画画,我俩都没有天分,画不出他所认同的童真,但在他的眼里,外婆总是最优秀的,而我总是相形见绌、屈居其下。

尽管偏袒外婆一如既往,但对我的热情已经溢于言表。当我跟他视频时,再问他想不想外公?可能他还会说“不想”,但会补充一句“喜欢外公”。哦,这可是非常明显的进步哟,看来立竿还是见影了。

那天,他在窗口看到外婆回来时,赶忙侧身躲了起来,外婆一进门就看到那个在墙咚晃悠悠的小屁股,但她也很会走情节,佯装什么都没看到,这边找找,那边找找,直到最后才发现他。小外孙兴致高涨,马上把我们分为两组,先是他跟外婆一组,由他们躲,我来找,然后是他和我一组,我们躲起来,让外婆来找。如果谁找到得多,谁就是赢家。因为家里就这么大地方,如此找法其结果必然平局,一决胜负还得靠包剪子锤。我俩在几个回合之后,还是外婆取得了胜利,但没想到,他认为外婆出手太慢,这次严重犯规,最终还是判我取得了胜利。螭中折桂,让我着实扬眉吐气了一把。外婆马上对我说:你看吧,现在已经开始偏向你了。

说得没错,我的分量在他的天平上已经逐渐加码,所以当我在跟他视频时,问他想不想外公?他马上斩钉截铁地说:想!这我也慢慢地悟出了一个道理,与孩子相处,不要总是一味强加于人,首先要学会尊重和理解,只有走进他们的世界,他们也才能融入到你的世界。待彼此处成朋友后,遇到具体问题,再因势利导,方可事半功倍。这时,小外孙又从对面的屏幕上传来疑问:外公怎么不问“喜不喜欢”呢?其实这也没有必要问了,因为他对外公的“喜欢”早有定论。现在他既然希望继续问,那我就再问一次,喜不喜欢外公呀?他马上答道:喜欢!这时外婆显得不淡定了,马上就问同样的问题,孩子回答依然干脆,想外婆,也喜欢外婆。一个是雪中送炭,一个是锦上添花,殊途同归,情同一心,何乐不问!

习与就业,可以无缝对接,自然过渡。

我听着听着,思绪却飞回到40多年前。1980年,我考进了高邮师范。虽然是中专,但还是非常激动,因为可以转户口、安排工作。高邮师范可以追溯到100年前,其间时断时续,上世纪七十年代进入正常状态。学校在高邮老城区的一条古巷内,一拨拨朝气蓬勃的男女生进进出出,给古城增添了活力。学校培养的教师也给高邮当地补充了新生力量。可是,本世纪初,扬州教育结构调整,百年老校被调整到扬州,整合进扬州职业大学了。高邮师范没了,人们才觉得她的宝贵。有人说,一群高素质的老师,提升了小城的人文素养,数百名大学生给城乡的文化活动提供了帮助。老校区一空就是数年,我们这些当年的学生,也曾多次徘徊在昔日的校园,徒增伤感,于事无补。当时,高邮人把师范当成大学,内心里骄傲着,甜美着。失去了,岂可复得?有一位老校友动情地说,他做梦都想高邮有所大学。谁曾想,多年后,一所真正的大学矗立在高邮大地上,而且过往的高邮师范已升格为其中的一个学院。我这个曾经的学生,看着眼前的学校,其感受可能是其他人无法料到的。

我们参观了图书馆、学生食堂和纺织学院。每到一处,扑面而来的新潮是现代,是令人振奋的设计与畅想。

图书馆前是两汪清水,取名为七星湖。何以名之?工作人员介绍,是因为七个学院同时整体进入,而且从空中看,其建筑的空间布局与北斗星相仿佛。我倒以为,那两汪水太像两只灵动的眼睛,正仰望苍穹,遥想未来。

我们在校园的甬道上漫步,近观远看,恍恍惚惚,好似在梦中。高邮有大学了吗?有了一。我自问自答。家乡拥有大学,不是我一个人的梦想,是乡人们的共同梦想。

今天,梦想终于成真,能不快哉!

春上新济洲

日前,前往南京长江新济洲国家湿地公园实地采风。被誉为“江苏入江第一洲”的新济洲,仿佛是一位我阔别二十余年的旧友。

本世纪初,我在都市报做记者,因为工作,首次踏上了这个神秘的江洲。初次相见,感觉它像一块漂浮的绿洲,建筑破旧,人烟稀少,有条件的人家早就搬离水上,青壮年常年外出务工,剩下不到百分之三十的人守着孤岛,大多以种田捕鱼为生。每当大雨大风大汛来临,他们就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,更为困难的是一切生活物资需轮渡上岸购置,极不方便。在各级政府关怀下,这里的居民实现了迁移,告别了祖辈水上讨生活的岁月,虽有不舍,可又喜极而泣。我亲眼见证了他们一步三回头,拖家带口搬离时的情景,并写下一篇新闻报道。

如今的新济洲已华丽变身成为国家湿地公园,它由新济洲、新生洲、再生洲、子母洲、子汇洲和陆域码头区等组成,成为南京市第一家、全国独具特色的洲滩国家湿地公园。我们乘轮渡抵达,映入眼帘的不再是曾经的破败,而是另一番环境优美,与鸟兽共生、其乐融融的场景。

沿新济洲环洲路前行,洲上植被茂密。能听见林中轻盈飞起的白鹭、仙鹤、野鸭等曼妙的歌声,看见惊跑的野猪、牛群、鹿群等生风的狂野。

我们兴致勃勃地登顶瞭望塔,电梯四周装着透明玻璃,上升中视野被慢慢打开。在平坦宽阔的塔顶,四野辽阔,一览无遗,长江像一条柔美飘动的丝带,洲岛更像一片漂在江面的树叶,宁静安详,不为来往船只的声声汽笛所动,不为滔滔江流的缓急性情所动,更像个亘古的坚守者,重复春秋的荣枯。洲上植被和水面静如处子,江对岸高楼挺拔的繁华升腾着憧憬,奔涌的江面铺开梦幻的金色波光……采风团每个人仿佛在欣赏诗意见然的画卷。

新济洲生物多样性展示馆里,除了随行工作人员声情并茂的讲解,还增加了机器人新新、洲洲的解说,增加了电子眼全方位的直播,多了AI技术及声光效的推介,从多维度让参观者认识了不一样的新济洲。视频中,密密麻麻的水鸟画面震撼着每个人的心。随行工作人员说,生态监控系统显示,每年十月以后,约五百只鸬鹚最先飞抵公园,有近千只斑嘴鸭、绿头鸭落脚新生洲、子母洲、新济洲……现在的新济洲就是鸟的王国与乐园,它既是许多鸟儿安家落户的场所,更是许多候鸟一年一度栖息的理想胜地。在洲上,野牛群已发展至百余头,野猪、麋鹿、野兔等也随处可见,“人去洲寂”的公园因大量生物的青睞,似乎又获得了另一种新生、蓬勃与诗意。

采风结束,在返程轮渡启动的那一刻,既有眷恋,更有祝福。

□南京毛文轩

青春不悔

不久前,去了江苏园博园,迎着山谷清新的风,看漫山遍野的翠绿和一座又一座中式仿古园林。这里,曾是我留下青葱岁月的地方。半个多世纪前,这里还是荒山野岭,如今,真的是“重整山河换了人间”。

20世纪60年代末,南京郊区有好几个煤矿,同时也有了几个矿办学校。说是学校,其实没有一间教室,没有一本课本,也没有任何的教学。我们就在农民的家中打地铺,每天一大早听着哨音起床,排着队伍唱着歌走崎岖的山路,在工程兵的带领下,不管男女同学都学着拿起铁榔头、铁钎,学打眼、装炸药、放炮。一阵阵硝烟过后,用我们稚嫩的肩膀,两人一组将一筐筐也不知是否能烧着的煤从山底抬到山坡路面,那肩膀被压得又肿又红,火辣辣地疼,手掌磨出成串的水泡,腿酸疼得不能走路。我们每天就这样听着哨音日出而作月升而息,过着单调枯燥而又繁重辛苦的矿校生活。

一年后,我被分配到湖山煤矿成了井下掘进工。当年湖山只有一条能通卡车的路,白天卡车载着物资、拉着煤穿梭,晚上山腰几处井架耸立,灯火通明,一派繁忙热闹的景象。我们住的是一排二层楼房,一间住六七个人,睡的是用毛竹搭建起来的上下铺,出门抬头见山,低头是碎石子铺的路,工作在三百米的竖井下,一开始在这样的环境下,不但感到头晕目眩,而且胸口还像压着一块大石头。矿井在山腰,坐升降罐笼到地下三百米后,还需在巷道里走几百米,再爬几十米的小巷到工作面,我们沿着狭窄的煤的走向再打小巷道,要求每个班打一排炮、支一棚架、接一段轨,遇上难啃的断面,进度也超不出一米。工作服是干了湿,湿了又干,衣服上都是白花花的汗渍,常常累得上气不接下气。井下环境恶劣,还要随时测看瓦斯的数值,以免发生爆炸,充满了艰险与挑战。但正是这些困难磨炼了我们的意志。我们连获得市“特别能战斗的队伍”称号。

矿山工作生活乏味又没好吃的。一天,大家合计好晚上去捉青蛙,既是玩乐也可改善伙食。下班后特意留下一盏矿灯,夜黑星稀,五六个人朝远处的田野走去。青蛙被矿灯一照一动不动,一拍一个。大家兴高采烈地端着半脸盆的青蛙往回走。刚到宿舍楼,突然蹿出一个黑影,一声炸雷般的巨吼:“不许动!”不知什么时候指导员埋伏在这里,他吹起急促的哨子全连集合,我们几个低着头站在队前,脚边放着那半脸盆青蛙,被指导员劈头盖脸地一顿贼批,折腾了一个多小时后要求写深刻检查,可怜我们青蛙没吃成头都被批臭了,那个狼狈样至今都是笑谈。

晚上住在景区宾馆,看着漫天烟火,致敬我们逝去的、不悔的青春!

□南京柯宇生